

追花客

● 熊沐 / 著

文艺出版社

追花客

● 熊沐／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齐天甲大叫：“米离，米离，你奸人妻孥，害人破家，我死后一定杀你！”



看他的人都呆了，男人见他模样还可，女人一见，再也没了春梦。



哇——他怪叫一声，镜子里，她竟成了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太婆！



当当当一阵急响，许多铜钹都成了一地碎片儿。



“米离，你罪越来越大了，就是有一百张口，你也说不清！”

目 录

一	三十三家生杀令	(1)
二	方方的三个女人	(12)
三	名单上的客	(23)
四	阴毒	(31)
五	仇大莫过奸人妻	(41)
六	血洗蜈蚣庄	(51)
七	张稳婆	(60)
八	南方肃杀	(71)
九	十七个冰老婆	(81)
十	喜怒无常的人	(91)
十一	采花大侠	(102)
十二	没人信你	(112)
十三	冷身子	(123)
十四	贼在偷看你老婆	(132)
十五	小贼偷奸	(142)
十六	狂刀怎削自家胆?	(152)
十七	雨夜问罪	(161)

十八	打在髀骨心也疼	(170)
十九	好心帮你的人	(180)
二十	丑女温柔	(190)
二十一	十九把蜈蚣刀	(200)
二十二	奸情不照菱花镜	(210)
二十三	当面污人女	(220)
二十四	山洞夫妻	(231)
二十五	愤怒的冷天	(241)
二十六	北方酒	(251)
二十七	开封义师	(262)
二十八	一个女人拜花堂	(273)
二十九	我喜欢男人真心	(283)
三十	插在心窝的剑	(294)
三十一	冰凉身子偎女人	(304)
三十二	冷身搏杀	(314)
三十三	丑女冷天	(324)
三十四	肃杀不杀人	(334)
三十五	不沾血腥难做人	(344)
三十六	田乐儿	(354)
三十七	谁在杀人?	(364)
三十八	下个套子让你钻	(374)
三十九	不邪也算邪	(384)

四十	当面召妾	(394)
四十一	第九路人马	(403)
四十二	米离的朋友	(412)
四十三	阴人	(422)
四十四	活人睡棺材	(432)
四十五	聪明人	(441)
四十六	深情人	(451)
四十七	魔女小小	(460)
四十八	天猎	(470)
四十九	谁是堡主?	(480)
五十	白素	(490)
五十一	假白天	(500)
五十二	毒不死的白兔儿	(509)
五十三	当面说毒	(519)
五十四	鬼气森森	(529)
五十五	逃客	(539)
五十六	龙蛇打七寸	(550)
五十七	怒杀采花盗	(560)
五十八	只有一个王	(570)
五十九	一对一棋局	(580)
六十	无处去死	(590)
六十一	闲来无由弄琴瑟	(598)

六十二	鹬和蚌的故事	(608)
六十三	血洗丐帮	(618)
六十四	不死不休	(628)
六十五	身外之事难一理	(638)
六十六	城垣血战	(647)
六十七	谁是枭雄?	(656)
六十八	最后杀手	(666)
六十九	欺人太甚	(676)
七十	劫中劫	(685)
七十一	风水不习	(695)

一 三十三家 生杀令

三十三家是哪三十三家？

第一家在名单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是北方的好人儿许顺。

许顺，四十岁，北方人，使一口大刀，重六十三斤，杀死过北方七狼，建立过北方“冷身人”。至今为止，北方最大的势力，就是“冷身人”。

第二个在生杀单上签名的是南方人，他很瘦，总是咳，人称“明天死”，他叫一个很怪的名字，肃杀。

肃杀，十六岁出道，在酒馆里杀过三人，因那三人夺他的一壶酒。其实是因为那酒店太小，只剩那一壶好酒了。说是好酒，只不过是那壶酒里少有一点儿混浊而已。他在南方拥有最大的店铺九十间。他有十七个妻子。

第三个在名单上签字的人，人都不认得他是谁，只知道非得他签字不可。要是没有他来签字，这一张生杀单就像是开玩

笑了。

就来找第三个在生杀单上签字的人。

他会是谁呢？

事关重大，从来不到南方来的许顺到了南方一趟，说是看他的货。人都明白，他二十年都不看他的什么货了。从前有人劫了他的货，他对那报信来的人笑笑，问：“那货值多少？”那人惊恐惶恐，说：“八十万。”许顺乐了：“天太热，你跑得满身是汗，我看这样吧，我送你一块玉，拿去把玩。”

就真的当场送了他一块玉，那人初也不在意，等到拿到店铺去兑，竟是大吃一惊，这块玉值一百万两银子。许顺这么大方，自然是因为他有钱，钱多得他自己也愁。什么货值得他到南方走一趟？

更怪的是那个肃杀，他也来一趟北方，像他那种人，本来就咳嗽像打炮，到了北方，像是死过一回。他坐在车上，一动不动。也不看北方的山，也不吃北方的饭，只是躺着。他有一驾车，叫做“云车”，是足能同从前的穆王八骏一比的，八匹好马，都是日行千里的好货色。他躺在那车上，一连几日不瞅外面。吃的喝的都是从南边带来的。到了熊堡，他只是和那许顺谈一谈，便打马回南方。

人都称“南肃北许”，他们两人谈的是什么？

许顺到了方方庄，那是一个很古怪的地方，在他去北方的一路上，他都没说一句话，但到了日落时分，他盯着那如飞而去的沿路树木，问了一声：“到了方方庄么？”

驾车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孩子，他总是嘻嘻笑，他驾车时乘着那头一匹马上，一声声喝斥，那马一飞，其余七匹都是健步而行，便车稳如床，一路驰行。第二人是一个女人，这女人初看时不那么好看，但你越看越是耐看，她那模样，你只说一个俏字便可了。再就是一个壮汉，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赶车。三人中，只有那个女孩子答许顺的话。

她说：“到了。”

果然到了。

庄子是一个大庄，那庄子看不出哪里有进去的路。女孩子笑了，咯咯的笑声像是铜铃。那小孩子大声道：“笑什么，喝猫尿！”

女孩子仍乐，说：“找不到进去的路。”

眼前不是没路，有许多条路，但正因为有许多条，便看去像是一条也不通。

你不去走，便知道那条路不通。你亲眼看见的，那一条条路走过去，再走一会儿，便得走出来。既是总得走出来，进去做什么？

许顺问：“怎么不走？”

“走不进去。”“走好了，走得常了，便进去了。”

果然进去了，见到了庄子正中的那一间塔似的房子。

女孩子大声问：“有人么？”没人答。再问一声，还是没人答。最后再问一声，这一声便没刚才那两声有劲儿了。“有人么？”像是没人，要是有人，决不会问两声也不答。

真有人说话了：“有人。”

进去一看，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躺着的姿势很特别：脑袋冲着地，空着，两条腿在天上，也吊着，只有屁股落在床上。女孩子看他很好玩，她瞪圆了眼睛，问：“我问三遍有没有人，你为什么不答？”那人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诚心问？第一遍问，那是随意的。再问一遍，就有一点儿诚心了。问第三遍，那才是真心。你不是真心，我怎么答？我答你有个屁用？”

对一个女孩子说屁这个字眼，实在不雅，但这个女孩子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她听了这人的话，竟咯咯笑起来。

“你笑什么？”

是许顺在问话。

女孩子仍在笑，怕全天下也只有她一个人敢在许顺问话的时候笑。

她说道：“他说屁……”

许顺皱皱眉：“方方庄？”

那人道：“方方床。”果然是方方床，他要不说，女孩子虽是

觉得这床有些古怪，但说不出怪在哪里。原来床是方方的。

许顺问道：“你就是方方？”

那人乐一乐，看得出，他的牙也是方的。人能别处方方，还不奇怪，只是他的牙也是方方的，那就很怪了。再看他的手指，连手指甲也是方的，还有他的脚趾也是方的，怪不得他叫方方。

许顺看着方方，他很失望。他来这里要看的是一个奇人，但这人一点儿也不奇，他哪里像是一个奇人？只是他的样子古里古怪。

许顺道：“我走错了地方。”他要回头，看方方的样子，他很不喜欢。许顺不喜欢的人，会有什么出息？方方突然叫住了他：“站住！你是不是很有钱？”许顺点点头。

方方说：“很好，很好。”他说很好时，像是在思忖一件事，要不要对许顺开口。他终于说：“你给我一点儿钱。”

女孩儿忍不住，插嘴道：“为什么要给你钱？”

许顺抬了抬手，她忍住了，再不张口，把满肚子话憋了回去。

方方说道：“你是一个钱的人，你先给我一点儿银子吧。”

许顺一挥手，那大汉便去了，一会儿回来了，放在床前的银子，足足有五百两。

许顺再挥挥手，他这一次挥了两下手。

就又放在床前许多银子，没有解开封鞘的银子，一共是一百鞘，五万两银子。

方方的脸还很阴沉，说：“银子多了，也没地方放。你也看得出来，我这地方很不牢固。”

他的房子漏风、漏雨，四外还能漏进人的眼睛。方方的样子很恼怒：“你放这么多的银子在我这里，岂不是要害我？我没银子时，天天睡得好，吃得也好。有这许多的银子，人家一定会来害我……”

许顺笑了笑。

那女孩子气得直瞪眼，但许顺看不见，那方方看见了，还对她挤一挤眼。敢对她挤眼睛的男人还不多。她一高兴会拍那男人的脊背一下。如果她不高兴了，她会把那人的眼珠子挖出来。这男孩儿乐了，对着那方方乐，他喜欢热闹。他不喜欢这些银子，如果没了这些银子，马车还会跑得快一点儿。

许顺回手，对女孩子伸手。这是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很清晰的纹路，很好看的手纹。女孩子不情愿，她从怀里掏出一条手镯。这是一条冷玉的手镯。如果有人犯了热病，戴上这一条手镯，一定会好。许顺把那一枚手镯放在方方的床上。

方方看看那一枚手镯，说道：“是好东西，是好东西。只是给谁呢。我有三个女人，一个比一个爱打扮，我给哪一个？莫不如你再给我一模一样的两条，我就好办了。”

女孩子的脸气红了，她从没见过这么狮子大张口的。

但许顺很和气，他问：“你知道，天下的好东西，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我还有别的好东西，你要不要？”